# 智者戏谑：我看2020

原创 包家子 触手书 今天
晚上好 春天小姐
五条人 / 广东话腔

2020年1月19日凌晨，我亲坐的回乡高铁经过武汉。

隔天，钟南山宣布武汉的新冠肺炎出现人传人现象，又过三天，武汉宣布封城。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刚刚与一个惊世性的历史时刻擦肩而过。如果不是多留了个晚上（有关武汉的流言在当天1月中旬已经开始了），特意选择那列没有在武汉停留，而是一路向南直奔长沙的高铁，也许，我会成为家乡在疫情初期，被四处寻找刻意第一批武汉来客了。

起初一个月，网络上的主旋律就是恐惧和愤怒。武汉的流言如雨如雾如影如随又网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朋友圈、微博扩散开来。顺铁的基层人员，低效的红十字会，找不到人的无团，以及被训诫的医生。当所民的无助与应对的混乱通过一个个去中心化的消息源，一个个不加修饰的小视频暴露在民众面前时，大多数人表现出了深重的义愤。这一类情绪，在李医生去世的时候达到顶点。我军今对那天的网络舆论做深刻，在几乎所有的网络社区上，哀悼医生，期望追责的帖子被发起，又盖新盖楼，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如此大规模的网络民情，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舆论能量的庞大。




但是，这股热潮并没有持续太久。进入3月，新冠肺炎在欧美开始肆虐，各国政府在应对方面显示出惊人的无能，而与此同时，中国的防疫经验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这一内外的强烈对比下，网络舆情发生了反转。

是的，群体事件的逻辑往往是单纯如一个中小学课堂。如果坐班其他人拿了100分，你会觉得自己不中的99分试卷是那个负责，事实达到群体要求，你还是那些代价。它并没有因为其他国家的表现好坏而增加一分，减少一分。只能说，今天的很多网民就是然不是站在人类天秤的角度以公共新冠肺炎，而主要是站在国家负责的角度看待新冠肺炎。而一旦站在国家负责的角度，武汉当初的代价显即可以被轻易单单地推受，此后的道责更不能再在网络中激发起半点讨论的道理。

于是，作为文明的新冠肺炎不仅没有冲击到最近几年逐渐显影的“中国崛起”的盛世叙事，反而加强了它。在此之前，关于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理论的宣传总难免面临如下质疑：中国的崛起主要表现为经济的崛起，而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一步，就是改革开放，就是采用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换句话说，中国之所以崛起，是因为西西方学习、而新冠疫情突变了这一点。西方国家在抗击疫情方面的失败，给了中国为其特色制度正名的时机。因此难不易外，在官方的解释中，中国抗疫成功的原因，与它一直以来西方政研的原因，是高度重叠的。

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第一次在舆论中取得攻势地位。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会说，某种话语的统治地位源自权力的说明，如果开放讨论，一切将大不相同。但在2020年，这种观念显然已经需要调整，看看现察网在B站的辩论，看看人天在知乎的声势，你会觉得，开放讨论的话，我们更多看到的不是某种话语的反对者，而是它目前的支持者（这种肯热有时甚至超出了正统的接受范围）。

这个趋势显然不是所谓用户下沉所能解释的，从个人的角度，我更愿意相信，时代真的改变了。虽然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也曾经不合时宜地引述过原会纳在《近代政治思想史讲稿》里的观点，说早在文艺复兴时代，政治思想家们就发为国家应该把让权分享受安全作为首要目标，还是把让民众保持自由状态作为首要目标而争得不可开交了。这本来就是一个此一时彼一时的问题，而不是某一件事情就判定一切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去面对一个大部分人认可国家应该管控一切、解决一切的时代。



这个趋势显然不是所谓用户下沉所能解释的，从个人的角度，我更愿意相信，时代真的改变了。虽然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也曾经不合时宜地引述过原会纳在《近代政治思想史讲稿》里的观点，说早在文艺复兴时代，政治思想家们就发为国家应该把让权分享受安全作为首要目标，还是把让民众保持自由状态作为首要目标而争得不可开交了。这本来就是一个此一时彼一时的问题，而不是某一件事情就判定一切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去面对一个大部分人认可国家应该管控一切、解决一切的时代。



而他们最希望国家出手打击的地方，叫做资本。国家如此强盛是“现实”，但个人生活的艰难同样也是“现实”，甚至是更为实在现实。在为国家强盛感到兴奋与为个人困顿感到焦虑这两个看起来不太相容的情绪的对抗中，一些人找到了资本。是资本，摧毁了本该由他们享受到的国家发展带来的福利。

回到2016年，你恐怕很难想象马云如今的风评。从亲切的“马爸爸”变成万恶的“资本家”，似乎不过终息之间。是马云既了吗？可能是的。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当代青年人自身的苦闷。这种苦闷，可能源于学历开发和充现它管经济进的部个未来，可能源于过几年的发展速度减缓所带来的焦虑的减少，总之闭塞过分复杂，不能找所解释的，我难一可以确定的只是，苦闷要发泄。在过去的某时刻，它苦闷表现为对权力的反抗，而在这个时代，苦闷表现为对资本的憎恶。

这个情感是情绪的。我一直认为，如果你身在中国，如果你看到了王健林、马云高调发言之后的道谦，还在那里幸灾乐祸，不能找所解释的，我难一可以确定的只是，苦闷要发泄。在过去的某时刻，它苦闷表现为对权力的反抗，而在这个时代，苦闷表现为对资本的憎恶。



不过，他们得到的其实不是糖的实体。因为马云被惦罚了，郭敬明、于正被惦罚了，痛骂资本的人的生活却没有多少改变。他们更像是看到从前一直受宠的孩子也挨了打，心里有了一种扯淡道的感觉。这是来自心理作用的糖份，不是现实的。

但对那些苦闷无处发泄的人来说，这可能也就够了。他们希望的弥迦运都的，是一个和自己一样找战就装加屏障的孩子，而不是一个戴着小红花起高气扬的孩子。福塞尔在他的《格调》里把美国社会进行了分层，其中最高的层级是“看不见的上层”。他们不在意通民众的视野里，甚至不在其他象范围之内。普通民众跨超阶级的梦想，并不指向他们，今天的中国与此相似，某些群体事实上被排象为国家的化身，得到无限的崇敬，他们超脱于社会的矛盾之上。在此之下，才是资本家与打工人，城市与乡村，男权与女权的对抗。




棋子

棋子们并不知道其实是棋手
伸舒手臂主宰着自己的命运
棋子们并不知道严苛的规则
在约束着自己的意志和思进

黑夜与白天组成另一张棋盘
牢牢地将棋手囚禁在了中间

上帝强板棋手，棋手摆布棋子
上帝背后，又有棋手被摆布
尘埃、时光、梦境和苦痛的羁绊